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八

咸豐十年。庚申。二月。丙申。

盛京將軍玉明。副都統寶山。兼管奉天府府尹倭仁。奉天府府尹景霖奏。田莊臺設防。需用浩繁。籌餉維艱。查盛京部庫。備存上年長蘆鹽政解歸欠款銀六萬兩。曾經奏明。作為海防修工之用。此外並無另款可籌。而田莊臺兩岸礮臺營牆。均須加高培厚。以及河內設伏。並在防官弁兵丁。按月口糧。通盤覈計。約需銀十數萬兩。奴才等再四籌思。惟於設防戒備之中。不能不酌量緩急。擇要辦理。如因田莊臺兩岸。原設礮臺營壘。奏准加高培厚。稍資捍禦。此

係必需之工○其河內設伏○聞天津所用木筏鐵鍊○臣等詳細講求○製造需時○工費浩大○無此鉅款○勢不易修○且田莊臺河面二里許之寬○亦難施用○至奉省官兵○河海各城均派防堵○內城原設兵五千餘名○除邊外坐卡各路緝捕等項差遣外○僅存守城兵二千餘名○原擬挑備二千名○帶赴田莊臺防堵○第竊計經費○部庫僅存銀六萬兩○除培修職臺一切工費動用外○僅存銀三萬餘兩○若令官兵二千名全數到防○約計兵餉○僅敷三箇月支放○臣等悉心籌商○奉省地氣高寒○本年節令較晚○約須三月初旬○始能冰泮○現擬由內城挑選精兵一千五百名○先撥一千名○赴臺防堵○

下餘五百名。作為後路應援。留省聽調。並於附近田莊臺之遼陽牛莊蓋州各城。挑備官兵五百名。均在該城聽候。遇有警報。再行就近派調。即在雙子房立料大小潮溝一帶擇要設伏。以上內外城備調兵一千名。暫緩到防。以節糜費。其先由內城調撥兵一千名。劄派協領雙成。喜安等。統帶。定於二月十六日。分起陸續啟行。赴田莊臺兩岸駐紮。並由捷捕營。挑選馬隊兵二百名。共馬步隊官兵一千二百名。等玉明。一併帶領前赴防所。相度機宜。妥為布置。至礮臺營牆。加高培厚。並布置一切工費。以及防兵口糧。擬請即由部庫現存長蘆解款銀六萬兩項下動支。惟工

費俱已酌減。兵餉尚屬不敷。即此分別緩急。力求撙節。僅
能支持五箇月之餉。且撤防之期。遲速難以豫定。嗣後防
堵經費。需用孔殷。尚須另籌辦理。再此次防兵應給。除勞
玉明受
恩深重。不敢請領外。至隨辦海防文案。並修工文武官員。隨營差
委兵弁。以及在防官兵。均應照例日支廉糧。以資食用。合
併聲明。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田莊臺地方。情形緊要。諭令玉明等。於兩岸
礮臺營壘各事宜。妥籌嚴密布置。茲據奏稱。該處兩岸礮臺營
牆。均須加高培厚。係屬必需之工。合之在防弁兵。按月口糧。需

費之處甚鉅。原擬備調北防之官兵二千名。勢難全令到防。擬先由內城調撥兵一千名。派協領雙成等統帶。於二月十六日。分赴田莊臺兩岸駐紮。並另挑馬隊二百名。由該將軍親自帶往。相機布置。此外備調之兵一千名。分別留於各該處。應撥設伏。暫緩到防。自係因經費不敷。籌節浮糜。所籌均尚周妥。即著照所議辦理。至所稱工費俱已酌減。兵餉尚屬不敷。准其於庫存銀六萬兩內。撙節動支。除該將軍不領日支廉給外。其隨辦文案。並修工文武官員隨營差委兵役以及在防官兵每日支領廉糧。需用銀若干兩。著該將軍查明具奏。

玉明又奏。詳查田莊臺南北兩岸。雖有天津撥來大小銅

鐵礮十二尊。該處河間岸長。仍不足以資扼守。其天津添鑄礮位。尚需時日。昔上年春間。親歷各海口時。見錦州屬之丁關寨。陸路礮庫。有閒存備調之四千餘斤鐵信銅礮一尊。可以撥用。復州屬之娘娘宮海口。舊設礮九尊。該處礮位較多。內有七千餘斤之鐵信銅礮一尊。可以酌撥。水師營汛口。除守口礮位三十八尊外。尚有浮多之二三百斤仗攻鐵礮十三尊。可以撥用。因豫籌嚴防之際。需礮孔亟。應即移置要隘。以輔不足。隨會飭各該地方官。趁未前道路封凍。易於挽運。已將丁關寨娘娘宮水師營三處。酌撥礮位共十五尊。業由陸路運至田莊臺防所。

硃批。知道了。

辛丑。吉林將軍景淳署船廠副都統祿椎奏。竊奴才等承准

軍機大臣字寄。咸豐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景淳奏。飭辦團練。並招集攬頭。分布要隘。繪圖貼說呈覽一

摺等因。欽此。奴才等遵查蘇城。即古之雅蘭城。在吉林東南二千

餘里。其地崇山峻嶺。濱臨東海。尚有古城舊蹟。並無廬舍

民居。其蘇城迤東海岸。即恰喀拉等。在彼采居。捕打為生。

攬頭者。俱是昔日領票種參。各有身家。並非無業無根之

輩。刨夫一項。率多山左無業之徒。然現在廣為招募。恐或

有前項流民。溷跡在內。俱未可知。正在訪察間。適有刨夫

徐得林於正月二十二日。呈領腰牌。經奴才傳見。面加詰詢。據稱蘇城一帶。地方遼闊。山溝內素有刨夫潛居。以採捕為業。上年曾見俄夷前往履勘地勢。插立標桿而返。彼時因畏官不敢驅逐。今聞廣招人夫。保護山場。儻蒙免究。發給腰牌。情甘應募效勞。毋須給發器械等語。經奴才等查刨夫徐得林熟悉山場。情詞真切。蘇城一帶。果有無業之民。

具見

聖明洞鑒。燭照萬方。此項人等既能樂為我用。應即欽遵

諭旨。寬其既往。當即發給腰牌二十面。令徐得林前往。妥為招募。以資兵力。至恰喀拉人等。雖稱被擾來投。而是否誠意。遽

雖深信。等前已派員往查。如果來意真誠。自應酌量撫恤。留為我用。儻有別情。即行拒絕。以免貽患。至通溝者。係奉天管轄地方。在吉林西南。相距千餘里。雲山阻隔。邊隘險遠。該處向多流民。歷有年所。道光二十七年。經

盛京將軍奏請查辦。並議立巡察章程。咨會吉林有案可稽。而渾春之北數百餘里。亦有地名通溝者。係屬山僻孤屯。居民無多。耕樵為業。並無外來流匪。蓋因與奉省通溝地名相同。未免傳訛耳。再等等。於上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據三姓署副都統富呢揚阿。轉據烏蘇哩口委員協領祿昌等報稱。九月二十五日。有夷官照吉幅尾封至卡。聲稱奉

木首之命。派伊將奇薩羅幅換回。十一月初六日。魚夷先
令從人。散趕大小牛五十餘條。單馬爬犂六十餘張。裝載
倉糧等物。於初九初十等日。帶同夷官四名。運進口內。經
卡員屢次攔阻不理。十一月十七日。有海蘭泡夷官一名。
來與卡員索昌會晤。云奉木萏之命。不准汝等在圖勒密
南岸設卡。索昌以理辯論。該夷但云事忙而去。詎於二十
九日。該夷會同伯力夷官多名。率領夷從百餘。各持火
槍刀劍等械。隨帶爬犂。前來逐卡。勢甚鴟張。即令夷衆燃
放火槍。並將防禦舒林。佐領烏勒吉。揪拉出屋。祿昌等迫
不得已。無處存身。連夜退至距卡百里之濃江地方。暫借

赫哲住房樓止。而該夷占踞卡倫。當夜有夷人十數名。在卡飲酒。直至四更方散。時有在彼偵探之兵和德。聽聞該夷醉後。有春暖我等直要進城。看他們如何攔擋之語。果如祿昌等。拜報副都統。特洛義興前來。普等樓閣之下。不勝憤懣。查俄夷侵入烏蘇哩。建房安碱。種種妄為。已屬驕橫之極。去冬復拉牲畜爬犁。裝載食糧等物進口。並敢擅逐官兵。強占卡倫。如此兇狡日熾。尚復何所底止。當即飛飭甯古塔署副都統富新。催令佐領富新阿等。星速帶兵。變裝前赴英額嶺後各要隘。妥為防禦。毋任滋蔓。其烏蘇哩卡倫。地當孔道。最關緊要。今被偪移。該協領祿昌等。勢

不能不暫避濃江以為權宜之計惟相距營卡過遠誠恐稽查難周並飭祿昌等仍於烏蘇哩附近一帶擇地搭棚巡守務須嚴密偵探勿稍疏漏　奕等伏思該夷既云春暖進城無論其言真偽亟須先期豫防現已飭派二品銜協領輯順統帶虛銜官兵西丹共一千名分為兩起各派佐領一員每起分為五札蘭每札蘭派俸官一員虛銜官兵十名委為委官各管西丹十名派已革佐領明山帶辦防務伯都訥醫官朱雖良善製火箭噴筒等物並令隨同前往各帶軍火器械變裝易服以打牲捕魚為名不動聲色定於二月中旬先後啟程馳赴黑河口一帶擇要設伏相

機堵禦。該西丹應需衣履養贍。及官兵置裝。在防口糧鹽
鉛等項。俱已籌款。寬為撥給。免致日久缺乏。並咨行各處
整飭團練。以備隨時接應。
諭軍機大臣等。景淳等奏。俄夷攜帶牲畜食糧。運入烏蘇哩。強占
卡倫。派員前往籌辦一摺。俄夷侵入烏蘇哩。建房安礮。種種妄
為。已屬驕橫。去冬復拉牲畜。裝載食糧等物進口。茲復擅逐官
兵。強占卡倫。實屬兇橫已極。惟該夷所占卡倫。距三姓遠近道
里若干。並景淳等所派西丹一千名。赴黑河口一帶設伏。其地
距烏蘇哩所設卡倫。道里若干。並未詳細聲明。著該將軍等。繪
圖貼說。詳細具奏。至刨夫徐得林。情甘懇募。保護山場。毋須給

發器械。實屬好義。如有罪名。亦應寬免。該將軍等。已發給腰牌二十面。令其前往招募。以助兵力。該劉夫等。既樂為我用。所招人夫。是否隨同官兵。相機勦擊。抑僅自衛山場。並著景淳等將該劉夫。如何布置抵禦情形。照前奏攬頭設營處所。亦繪於圖內。據實具奏。俄夷既有春暖進城之說。究係何城之處。亦當詳審。如其得步進步。肆行滋擾。該西丹及劉夫等。當必與之抵禦。西丹既改裝易服。作為打牲捕魚之人。即與民團無異。屆時官為調處。使木哥知所畏忌。而又不露官為啟釁。此外仍飭各處舉行團練。以備隨時接應。是為至要。

景淳等又奏。咸豐九年七月十三日。欽奉

上諭○特普欽等奏俄人駛至三姓地方○閻森民婦○被毆身死一摺等因○欽此○旋據夷官精端投字要挾○委員據理辯駁○並將夷從屍物○解交夷目普西諾查收等情○經奴才景淳具奏○奉

上諭○據景淳等奏○夷官精端投字要挾○委員據理辯駁等語等因○欽此○遵即飛飭嚴辦在案○嗣據署三姓副都統富呢揚阿咨稱○此案前據該夷來文○有會審字樣○自當欽遵

諭旨○守候回文辦理○無如迄今日久○總無來文○以致案懸莫結○夫情驗詐○既不可自我文催○亦未便置之不理○迨至九月二十五日○會晤木酋○即向辯明○此案已死徹卜勒幅○咨由自取○並非內地無故謀害○俟將兇犯訊明定罪○飭行知照等

語。該酋並未提會審之言。而咬夷目普西諾候辦查奉

旨交審案件。豈容宕延。而晤木酋。既未言及會審。似應相機辦理。

富呢揚阿於回任後。即會同署副都統參領巴扎仰。提犯

審明。錄取各供。呈請覈辦。並聲明兇犯解省審勘。長途往

返。恐致疏虞。將劉有等羈留候示等情。茲查此案。既據署

副都統等審訊明確。自應據咨辦理。隨詳加查覈。緣劉有

係直隸撫寧縣民。來至三姓謀生。與沿江居民王義會之

妻高氏認識來往。王義會父子。貿易外出未回。咸豐八年

五月。劉有乘間與高氏調戲成姦。九年四月。劉有租住該

氏閒房。開設歇店。每晚與氏姦宿。資助錢文度日。五月十

五日。俄夷徹卜勒幅伊萬伊爾雅三人。由黑河口駛至該處江岸停船。欲求通商。署副都統派員攔阻。未肯回帆。隨派六品委官綽爾霍羅等。在彼安設帳房看守。是月二十二日。高氏出外探親。經過停船江岸。徹卜勒幅瞥見。拉手調戲。經官人解釋。二十九日。徹卜勒幅。復闖入氏家調姦吵嚷。經番役高連生。同劉有推拉回船。是夜大雨。綽爾霍羅等在帳房避歇。三更時。徹卜勒幅乘空登岸。潛至氏家。適值高氏掩門未睡。徹卜勒幅進屋摟抱圖姦。該氏喊叫。劉有聞聲踵至。瞥見。一時氣忿。起意將其致死。順拾木劈柴。毆傷徹卜勒幅左額角相連右太陽右耳根倒炕。立時

殞命。劉有畏罪。商同高氏。將屍背棄江內。各自逃逸。嗣經緝爾霍羅等查知。撈獲屍身相驗。獲犯訊供。各供認前情不諱。覆詰劉有實因先與王高氏通姦。徹卜勒幅屢向該氏調戲圖姦。該犯一時氣忿。將其毆斃。棄屍滅跡。委無另有別情。六品委官緝爾霍羅等。於徹卜勒幅兩次上岸。亦無知情故縱情事。錄取各供。呈請覈辦前來。臣覆覈供情案無疑義。應即擬結。詳查律例。並無番夷私入內地圖姦被民人致死。作何治罪明文。自應援照刑律科斷。查例載擅殺姦盜罪人。如有挾嫌妒姦別情。乘機殺傷圖洩私忿者。仍照謀故殺本律問擬。又律載故殺者斬監候。又例載

毆故殺人案內兇犯。起意棄屍水中。其聽從擡棄之人。無論在場有無傷人。照棄屍為從律。杖一百徒三年。不失屍者減一等各等語。此案劉有與王高氏通姦。因夷人徹卜勒幅黃夜潛往圖姦。該犯忿恨莫遏。用劈柴將徹卜勒幅立毆致斃。查已死徹卜勒幅係外番俄夷。私入內地。捨船登岸。調姦民婦。固屬有罪之人。惟該犯劉有係高氏姦夫。以姦匪而故殺圖姦罪人。無論有無妬姦情事。自應仍照問擬。劉有一犯除棄屍不失並與王高氏通姦各輕罪不議外。合依故殺者斬監候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照例刺字。王高氏與劉有毆死徹卜勒幅當場並無加功。惟事後

聽囑助力棄屍不失。亦應按律問擬。王高氏除通姦輕罪不議外。合依毆故殺人罪內。充犯起意棄屍。聽從抬棄之人。無論在場有無傷人。照棄屍為從不失者減一等。擬杖九十。徒二年半。係犯姦之婦。杖決徒贖。追取贖銀入官。前已革審之領催六品委官鮮爾霍羅。同六品軍功西蒙額甲兵郭勒明。富興阿。番役高連生。奉派看守夷船。並不加意巡防。以致徹卜勒幅上岸圖姦釀命。雖訊無故縱別情。究屬疏忽。均請照不應重律。各擬杖八十。分別發落。一體斥革。本夫王義會。已據伊妻高氏供明。並無縱姦情弊。請免傳訊。以省拖累。未能攔阻該夷回帆。並失察圖姦釀命

之暫署副都統參領巴延佛。查街雲騎尉常壽。驍騎校經
文圖。前已交部議處。撤卜勒幅屍棺。及夷從遺物。已經派
員送交夷目普西諾領回。允愷房柴燒燬無存。均毋庸議。
是否有當。除錄供招連屍棺咨報刑部理藩院查覈外。理
合將據咨代擬緣由。恭摺具奏。伏祈
皇上聖鑒。
敕部議覆後。請由理藩院行文薩納特衙門。知照施行。
硃批。該部院議奏。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竊臣前將探報上海夷情。及海運
頭批漕米。設法放洋日期。專摺馳奏後。江甯藩司薛煥。以

夷情叵測。海運堪虞。此事總須華夷各商。設法轉圜。因與吳煦等。面為籌商。查有老成殷實與夷商素相契洽之華商徐昭珩。楊坊。二人。堪以任使。當即密飭妥為辦理。該二商因與夷商中之怡和廣隆寶順華記公益和記等六字號。貿易來往。即以正大之詞。反覆開導。該夷商等。已允相機行事。嗣據夷商窺測唶唶嘶之意。由該夷商等。公擬開列八條。懇為照准。內有天津原議五十六款。不能更改一字。及另貼銀一百萬兩。布置一切。又帶兵一二千。至天津府城候

旨。並請撤大沽防兵等四條。萬難准行。其餘如帶兵仍赴大沽口

外駐。業事畢即返。又請中國

欽差先行給予一文。囑其弭兵息事。人約定何時赴津。何時進京。請委大員同坐輪船前往。又兵費兩不賠償。夷商雖力爲擔承。嗜甬必得以禮相待。方能照辦等四條。諸多窒礙。亦不能行。復飭華商再行設法調處。海運二批漕米二十餘萬石。已於正月十二日起。陸續出口放洋。旋據署蘇松太道吳煦。候補知府藍蔚雯。節次密禀。嘆夷兵船兩隻。於正月十一日等日。先後出口。駛往極東深水外洋。或謂其前赴北洋。查探情形。或謂其回廣東。無從探悉。嘆夷嚕譯喊喽嗎。副兵頭尊吉。忽於正月十七日。由粵回至上海。二十

四日。即有咪夷兵輪船大小四隻。由尊士督駕出口。探偵前往山東直隸交界總隘洋面駐紮。豫備攔阻漕船滋擾天津地方。上海咈夷萬處附近空地。添搭棚廠五六十間。於十三日開工。據云不日兵到上海。藉以棲止。咪咈兩春俱聞帶有戰馬前來。咪商費立罌認辦咪夷兵船麪食每日三萬磅。計每百磅價銀三兩六錢。天裕夷商認辦咈夷兵船牛肉。每日七千磅。每百磅價銀六兩三錢。各已立有承攬。並探聞咪夷兵頭脫蘭即哽嘶嘞。有正月底二月初可到上海之說。然無行抵香港確信。又傳聞咪咈兵齊。即赴天津。斷不使犯礮臺正面。必於大沽左近港口進兵窺

伺敞臺後路。咈夷梅爾登即美理登。於上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前往甯波。探因該夷有船隻來往定海洋面。託名護送商船。藉以索費。被該處民人拏獲。致相爭毆。梅爾登前往調處未結。於本年正月十三日。回至上海。旋據送到咈酋咘嘛咘懂照會臣文一件。懇求清理此事。誠恐為將來藉口地步。臣已咨會浙江撫臣羅遵殿。確查迅速辦結。以免別生枝節。梅爾登回滬後。即有該酋通事孫文典。向吳煦等。探詢前次罷兵之議。吳煦等總令刪去索費撤防兩事。另籌良策。尚無回音。伏查咉夷兵船。現有四隻北駛。且與咈夷帶有戰馬。添搭棚廠。豫備兵食。以見其必將用兵。

恐即以攔阻漕船為脅和之計。雖經吳煦等。疊次密諭華商。轉向夷商勸導。而華商所望甚奢。能否就範。尚無把握。儻有可乘之機。即飭薛煥以他事為由。馳赴上海。會督吳煦等。暗中籌商。相機設法辦理。惟已經放洋之頭二批漕米。是否不致阻礙。在後之米。能否跟蹤出口。此時尚難懸揣。臣仍會同江蘇撫臣徐有壬督飭薛煥。吳煦等。密探在後夷情。鎮靜圖維。再行奏

聞。

諭軍機大臣等。何桂清奏。探聞夷船四隻北駛。現仍設法轉圜。並錄夷商所擬條款呈覽一摺。上海夷商。因華商徐昭珩等開導。

開列八條。總為照准。其中窒礙甚多。前年咉酋額爾唫。在津議定五十六款。本屬不得已之舉。迨夷船退出天津海口。特派桂良等。前往上海。會同何桂清。挽回駐京等四事。乃該酋不與桂良等相見。上年駛赴天津。先行開釁。經僧格林沁。督兵痛擊。大獲勝仗。海口一切防務經費。實屬不貲。現在該夷商擬列八條。意在弭兵息事。今有需銀一百萬兩之條。又有天津所定和約。不能更改一字之語。豈非多添百萬。況咈夷尚有兵費二百萬兩。亦未聞如何辦法。不可墮其奸計。至先給照會一層。斷無中國先給之理。若今華夷兩商。投遞呈詞。尚屬可行。前諭何桂清在上海與該夷。互換和約。今該夷仍欲進京。又有帶兵至大沽

口外駐紮及帶兵一二千至天津府城候旨並請撤大沽之防各條顯係藉此要挾來閒滋擾豈可為其所愚夷船四隻北駛意在擱阻漕船為脅和之計除頭二批業已放洋其三四批漕船著暫緩放洋以防疏失現在京倉米石可放至明年四月俟事定再圖北上亦尚無妨至議和當在上海若夷船駛至天津桂良已交卸欽差關防無人講說該夷即必欲到京換約亦必須先在上海與何桂清議定毫無異說然後可照咪夷之例到京換約既已議和即不必攜帶兵船前來若仍帶兵船則是有意尋釁海口防兵定當照上年辦理朕聞薛煥尚為夷人所信服著該大臣即飭該藩司前往上海與吳煦等會同商辦必須

設法消弭。並確探該夷如何動靜。隨時馳奏。如該夷不遵理諭。船隻北駛。著薛煥急行兼程來京。不可耽延。總以在上海撫局有成為要。北塘一口。允其進京換約之路。並非議和之地。

又

諭。本日據何桂清奏。探聞夷船先有四隻北駛。欲在直隸山東一帶扼要處所。截我漕船。並傳聞㖠咈兵齊。即赴天津。斷不侵犯礮臺正面。必於大沽左近港口進兵。窺伺礮臺後路等語。夷情狡獪異常。難保不避實擊虛。所有蘆臺等處。兵力尚單。應如何豫防抄後之處。著僧格林沁俟山海關應辦事宜。辦有眉目。即交增慶。格綳額。成保等。接辦。以資守禦。僧格林沁即行馳赴大

沽海口。嚴防礮臺後路。勿令該夷抄截。以豫杜其窺伺之心。是爲至要。何桂清原奏摺單。並本日寄信諭旨一道。只併鈔給閱看。

㗒咭唎夷商所擬條款。

一。天津原議五十六款。不能更改一字。

二。仍須帶兵至大沽口外駐紮。事畢即返。

三。須帶兵一二千。至天津府城候

旨。進京換約。惟進京不帶多人。

四。彼此不先出文求和。由華夷商人。各稟本國

欽差。懇請弭兵息事。保全貿易諸事。議定請中國

欽差給予一文。以兩國向來和好。前年經額哨喻。在津議定各事。

准予照辦。囑其入京換約。勿以去年彼此誤會小嫌介意。

五。約定何時赴津。何時進京。能得中國

欽差。或委大員。同坐輪船赴津更好。否則同去之人。陸路先行亦

可。

六。兵費兩不賠償。係英商力為擔承。嗜啃嘶並未先許。必

俟以禮相待。方能照辦。

七。須另貼銀一百萬。布置一切。即為兩不賠償。及不致擱

滯停稅之信據。所用。皆有益於中國之款。非賠費也。若云

賠償。須英咈各二百餘萬。

公既經議和。請撤大沽之防。伊等帶去之兵。亦斷不准登岸。至在滬定議。須在二月以內。愈早愈妙。

壬寅。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竊奴才抵關後。當將履勘地勢。布置情形。恭摺陳明在案。奴才連日督同增慶等督飭官紳招集人夫。趕緊挑空。以期及早蕆事。無如本處工作之人。且地多石子。兼之嚴寒堅凍。辦理殊覺費手。計自二十六日開工。已及旬日。南面朝陽之處。結凍二尺餘。甫經刨開。北面結凍尤深。現在不能開工。其南翼城既經坍塌。且周圍多係石底。現已繞越挑空。其間石堤。覓匠穿鑿。不能穿

鑿之處。堆集樹柵。以便合圍。並於傾頽牆垣之上。揀其平坦處所。用土培補。作為礮臺四座。設礮安兵。各項工程。約需兩月以後。或可竣事。大礮已經添做礮架。礮層運赴城上。其數百斤至百餘斤鐵礮。現已造出五百餘尊。趕造礮車。礮架亦於城上安設。添調卓索圖盟馬隊一千名。宣化通永步隊一千名。現已到防。關外威遠城左近馬隊三營。派令珠勒亨管帶。關內文珠庵迤北馬隊三營。派令格綳額管帶。其續調之宣化通永官兵一千名。防守西關。亦歸格綳額管帶。設遇敵人由關內結隊登岸。格綳額督帶馬隊官兵迎擊。珠勒亨帶領馬隊進關接應。若由關外登岸。

琳勒亨督帶馬隊。都司吉慶管帶山永協標步隊迎擊。格綳額帶領馬步官兵出關接應。儻敵人於關內關外同時登岸。松綳額珠勒亨各帶本隊分投截勦。張家協副將烏忠阿管帶宣化步隊一千名。駐紮南翼城。以為犄角之勢。本處山永協標官兵四百六十名。防守東羅城。副都統成保帶領本處滿營官兵七百名。先後調到之喜峯口冷口羅文峪滿營官兵二百五十名。防守縣城。增慶係屬統帶。擬令駐紮南門以內。居中調度。惟滿營官兵防守縣城。為數亦屬無多。查駐防內戍丁閑散。當不乏人。現在選擇二百名。勤加操演技藝。臨時派撥守城。以補兵力之不足。此

項餘丁擬於每日每名發給口分銀五分以資養贍如此分定段落各有責成進可以戰退可以守設有警動可期鎮定即使敵人眾多現在兵力足資抵禦并籌嚼增廣等船隻駛至見有舢板近岸迅即派人迎出問其來意如有應議事件令其前往上海彼處有人辦理儻執意不從即令前往北塘商辦或需用食物淡水即行付給惟有以禮相待不可稍拂其意儻實在肆其狂悖已露尋釁形跡我兵亦當各守方位暗伏不動金鼓不聞旗幟不露迨已登岸深入仍須看其如何舉動果係攜帶軍火器械其勢不戰不已我兵一面迎頭截剿一面馬隊分兩翼抄擊毋使

一名生道○庶足以彰

天討而振

國威○總之不可自我挑釁○亦不可坐失事機○增厚○格綳額○軍營閱歷多年○熟重緩急之間○必能處置得當○昨於初五日料指揮○啟程回駐大沽海口○再天津海口○山海關○鑄造大小礮子○需鐵甚多○查鐵錢局調到鐵斤○現存通州○既已停鑄○別無用項○著業已行文戶部○調取三百萬斤○分解天津山海關○以便應用○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僧格林沁奏○分撥官兵防守城池一摺○山海關布置一切○現已辦有頭緒○分撥添調各官兵防守○認真操

演。足資堵禦。該大臣已啟程回至大沽。將應辦事宜。又增慶等

按辦。該處設有夷船駛至近岸。須先派員迎探。詢其來意。如有

應議事件。即妥為開導。令其前往上海。彼處另派有大員經理

此事。儻執意不從。即令前往北塘商辦。該夷或需用淡水食物。

即行付給。設遇有夷人登岸。購買物件。人數不多。不必遽行驅

逐。惟須密為防範。總期示以鎮靜。不可先行開釁。如果該夷先

開槍礮。實有狂悖情形。即著督率兵丁。迎頭截剿。以馬隊分兩

翼抄擊。聚而殲旃。該處業經僧格林沁。布置周密。該副都統等

屆時相機行事。毋得稍涉大意。

僧格林沁又奏。大沽駐紮兩盟及歸化城馬隊官兵。多係

未經陣戰。咨擬於山海關防堵之吉林黑龍江官兵內。各
抽撥一百名。前往大沽。協同防勦。上年進京。業經奏蒙
允准在案。現已創行增慶。格綳額。飭令該官兵。於二月下旬。前赴
大沽防所。至卓索圖盟官兵。自正月二十七日起。業經陸
續全數到防。查得該盟各旗官兵。技藝生疏。馬匹大半疲
瘦。咨諄飭珠勒亨等。勤加教演技藝。督催官兵認真喂養
馬匹。復查得喀拉沁塔布囊烏凌阿旗副管旗章京西爾
參。現年七十二歲。喀拉沁王色伯克多爾濟旗副管旗章
京綽克巴達爾。現年六十一歲。均年力已衰。喀拉沁塔布
囊德勒格爾旗副管旗章京台斐音。現年五十七歲。精神

亦形妥協。難期得力。茲已行文該盟盟長。即飭土默特貝子索特那木色登旗管旗章京巴圖普桑。迅即來防。以資管帶。俟該員到防後。即令西蘭泰等。各回本旗。

癸卯。給俄羅斯咨文。

辦理軍機處。為咨行俄國使臣伊查照事。吉林地界。不與俄國毗連。曾經屢次咨明貴使臣。乃近聞上年十一月間。貴國多人在烏蘇哩江岸。肆行滋擾。想貴國大臣木哩斐岳幅。未必知悉。貴使臣既現在京師暫居。自應由貴使臣知照木哩斐岳幅。妥為管束。不可令貴國人潛行登岸滋擾。否則恐該處軍民激忿。反傷兩國和好也。須至咨者。

戊申。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察哈爾都統西凌阿。直隸總督

恒福奏。竊照本年正月。蒙

恩由內發下銀二萬兩。交僧格林沁。帶赴軍營。作為隨時獎賞之需。當即派員。解交天津糧臺。並飭國瑞到營後。查取各營官兵。上年打仗守營數目。以憑獎賞。茲據查明滿蒙綠營馬步官兵四千四百五十四名。分別等差。共用銀三十八百餘兩。各營弁兵。荷蒙

恩施。無不歡騰感戴。遙望

闕廷。叩謝

天恩。並提撥銀五千兩。解赴山海關。交增慶等收存。以備將來賞
需。臣僧格林沁於二月初五日。自關啟程。初九日到防。臣僧
格林沁於初十日。自天津回至大沽海口。臣僧格林沁。初八
日在蘆臺途次。恭奉寄
諭。據何桂清奏。探聞咦咈兵酋等因。欽此。查該夷前次水路受創。
再來報復。由陸路抄襲。原在意中。是以上年於兩岸礮臺
左近。多方布置。南岸之大沽。草頭沽。北岸之于家堡。唐兒
沽等村。業經挑濠築壘。並於礮臺營壘。周圍栽立木籤竹
籤。攔樣樹柵。此外環濠數道。極為穩固。設或該夷登岸。無
論由何面攻撲。未至頭道濠邊。我兵槍礮可及。該夷斷難

飛越。總之不必禁其登岸。可以使之深入。不可使之切近營壘。營內官兵。仍以原數防守裏濠。添調之密雲熱河官兵一千名。駐紮大沽。防守裏濠。兩盟馬隊二千名。歸化城馬隊五百名。分紮兩岸。以備出濠抄擊。現在兵力雖不為厚。而逐層布置。亦屬嚴密。即使夷人萬餘。足資抵禦。可以

仰慰

宸廑。無煩

聖慮。其大沽濠牆應需礮位。不敷分撥。查京局新鑄銅噴礮十位。分存八旗漢軍礮營。擬請

飭撥五位來營。以資防守。海河現已解凍。上下淌凌。河岸鐵戧。被

大塊冰凌磁壞十餘架。現在趕緊修整。一俟冰塊化盡。即將所有鐵錢。計重萬餘斤。現已打成六架。擬再打造四架。共計十架。與原有鐵錢。相間安設。益臻嚴密。再奴才等查得永平府屬之昌黎樂亭兩縣。距海僅止數十里。又距北塘三十里之蘆頭鎮。人烟眾多。商賈雲集。亦係緊要之區。已飭各該地方官。勸諭紳商。捐資挑築壕濠。其昌黎樂亭已各捐有貲銀一二萬兩不等。不日即可開工。由各該地方文武。會同紳士。趕緊辦理。誠恐該處文武不諳工作。奴才等公同商酌。查有候補道李麟遇。心地樸誠。辦事認真。於防守布置事宜。較為熟悉。已由奴才恆福札委該員前往督辦。

以專責成。至天津環濠。團瑞到津後。復詳細履勘。其有礙墳墓之處。已經設法繞越。周圍仍共計三十餘里。等西淩阿。等恆福。先後前往查看。雖已開工。現在地當凍結未化。招集人夫亦未到齊。其郡城東面海河兩岸。擬築大礮臺二座。並隨牆安設礮洞二十餘門。其餘各面。即隨濠墻建立小礮臺數十座。以備安設礮位。

硃批。覽奏布置各情。均尚周安。

壬子。山東巡撫文煜奏。本年二月初五日。接准何桂清來咨。以正月二十四日。有㕰夷兵輪船大小四隻。由上海出口。探聞前往直隸山東交界。總隘洋面。豫備攔阻漕船。滋

換天津地步等因。又經臣沿行沿海在事文武。不動聲色。認真嚴密巡防。一見夷船蹤跡。立即馳奏嚴辦。茲據署福山縣知縣陳壽元會同踩探委員王庭輝稟稱。二月初八日午刻。由東南駛來火板船一隻。在之罘島口停泊。是日申刻。又有大輪船一隻。夾板船二隻。自東南大洋。駛至之罘島。與前到之船。一處停泊。究竟該船是否俱係夷船。船內是貨是兵。尚未探悉等情。並據該鎮道府。先後咨稟呈報前來。臣查近年夾板夷船。經內地商人。僱用貿易者甚多。上年所停各船。多係前項船隻。船內人等。本不必定皆夷人。惟現在所到船隻。與火輪船一處停泊。且適符大小

四隻之數。恐即上海出口之船。現當清船北上之際。該夷既有攔阻清船之說。必須豫為隄防。而沿海口岸。尤當杜其窺伺。除飛咨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何桂清。直隸總督恆福奉天府府尹景霖。一體查照防範外。臣惟有督飭在事文武。在於沿海陸路緊要處所。認真實力巡防。一面力行團練。嚴拏奸細。如果該夷等。僅止在彼停船。即可置之不問。否則別有要求。即當察看形勢機宜。隨時奏明。設法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何桂清奏。正月內有英夷兵輪船大小四隻。內副兵頭尊士。督駕出口。探係前往山東直隸交界總隘洋面

駐紮。為擱阻漕船之計。當經諭令僧格林沁等。一體嚴防矣。本日據文煜奏稱。二月初八日。探有火輪船一隻。夾板船三隻。陸續由東南大洋。駛至福山之宋島口停泊。其是否盡係夷船。及貨船兵船。現尚未據探悉。而既已適符四隻之數。且該夷前有擱阻漕船之說。亟應嚴密防範。以免疏虞。向來夷船所到之處。均賴有沿海居民。接濟食物。更有趨利奸商。與之潛通貿易。夷船遂因此逗遛不去。以後遂難拒絕。貽患無窮。著文煜督飭在事文武。在沿海一帶。曉諭居民。嚴切禁止。使該夷於食物貿易。兩無所得。其船隻亦必不能久停。並著密飭前派護送漕船之登州鎮總兵曾逢年。親統師船。督飭將弁。梭織巡查。其海運漕

船。有收入山東各口者。並著妥為保護。不使夷船乘便搶掠。是為至要。

盛京將軍玉明。副都統寶山。兼管奉天府府尹倭仁。奉天府府尹景霖奏。本年二月初九日。接據金州副都統希拉布咨稱。正月三十。二月初一等日。瞭見大小火輪夷船四隻。在該屬和尚島口外亮子鬥洋面停泊。當經奴才等。飛咨金州錦州副都統。督飭沿海地方官。相機嚴防。並知照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直隸總督。山海關副都統在案。茲於二月十二日。復據金州副都統咨稱。二月初二日巳刻。有夷人六名。駕駛小船上岸。因其並無滋擾情形。未敢孟浪攻擊。隨

密飭該處鋪商。善為開導。據該夷聲稱。係咪國船隻。載有夷官名吉必勳。並非通商。擬北天津。到此暫停。後路尚有火輪船多隻。俟上海聚齊。即行起碇等語。旋於初三日。由南子口退出。東西游弈。至老撻子溝停泊。距岸三十里。試探水勢。用千里鏡窺看。現經該副都統。督率旗民地方官嚴防等情。咨行前來。奴才等查金州海口。大小十餘處。老水貼岸者居多。今該夷既稱暫行安碇。尚未入口滋擾。但夷情叵測。既已探量水勢。復用千里鏡窺看。難保其不乘間登岸肆擾。該處海口距金州切近。亟應水陸設防。以杜窺伺。奴才等除飛飭該旗民地方官。不動聲色。加意防堵外。查

副都統布拉布駐紮金州。近在咫尺。哲等復飛咨該副都統。務須親督兵勇。於所屬各海口。並陸路扼要處所。詳加布置。嚴密設防。不得委諸地方官弁。致有疏虞。惟該夷既有赴津之語。虛實固難臆斷。仍應飛咨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及直隸總督豫作準備。再金州所屬各海口。島嶼相聯。此處見有夷船。彼處亦可瞭見。況該夷船隻游奕無定。而金州各海口。均有弁兵瞭望。一見夷船。不能辨清口岸。難免不重復馳報。若紛紛具奏。誠恐有煩

聖慮。擬請嗣後如再報有夷船。哲等酌量輕重緩急。除船隻較多另有別情者。仍飛由驛馳奏外。若船數無多。僅止游奕者。

仍飛咨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並鄰省瀕海各督撫○一體防堵○

硃批○知道了○

癸丑○

諭內閣○江甯布政使薛煥○著賞加巡撫銜○幫辦五口通商事宜○

甲寅○給俄囉斯咨覆○

辦理軍機處○為咨覆俄國使臣伊查照事○本月十四日○接

貴使臣來咨○仍以烏蘇哩地界一節○屢辦不已○烏蘇哩地

屬吉林○既不與俄國毗連○即無所用其分界○其天津所定

和約內○並無允許貴國在吉林黑龍江居住之條○其出吉

拉明阿等、當時錯誤含糊允許者。亦係由松花江行走。並
無常住分界之事。且早奉
諭旨。將伊等分別革職枷號。皆經本處。知照貴國使臣在案。本大
臣不肯遷就。正所以守定天津和約辦理也。正月二十八
日覆文內。引及上次知會貴使臣丕等事。貴使臣乃謂已
逾八箇月。不必再提。何以奕山錯辦之事。更在一年以外。
此時貴使臣尚嘵嘵提及乎。其烏蘇哩江岸。有人滋擾。貴
使臣不肯行文查禁。將來設有釁端。皆由貴國背約所致。
並非中國無禮也。須至咨者。
乙卯。

盛京將軍玉明。副都統貴山。兼管奉天府府尹倭仁奉天府

府尹景霖奏。竊奴才等前據金州副都統希拉布咨稱所屬

和尚島海口。瞭見火輪船四隻。在彼游弋。並探量水勢。用

千里鏡窺看等情。當經奴才等會同馳奏。並飛咨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及直隸總督譚。據作準備在案。茲於二月十五

日。准金州副都統咨稱。本月初七日。該夷攜帶杉板四隻。

分赴甘井子等處。奪買牛羊。並未賣給。該夷聲稱擬赴上

海。旋即登杉板回船。揚帆向東南大洋駛去。已無蹤影等

情。咨行前來。奴才等伏思金州和尚島海口。距城切近。該夷

船既在彼游弋。探量水勢。並用千里鏡窺看。難保其不去

而復遠。尤應嚴密設防。以期有備。惟金州所屬大小海口十九處。現有兵數百餘名。瞭望防堵。未免較單。芬等上年籌辦海防。因金州海口較多。曾由熊岳。挑選兵三百。以備調遣。今該處海防緊要。已由芬等咨行該副都統。隨時酌量。遇有緊急。即行就近飛調。併力防堵。庶免疏虞。

硃批。知道了。

己未。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竊臣前將英船先有四隻北駛英商擬具八條請辦各緣由。專摺馳奏。後當經江甯藩司薛煥。將所擬八條。逐一指駁。如天津原議不改一節。內有千

礙中外不便之處。仍須會商妥協。方能彼此有益。行之久
遠。又帶兵至大沽。及天津府城兩節。情同挾制。易啟猜嫌。
又彼此不先出文一節。議定後咸各備一文爲據。斷不能
由中華獨自給文。又何時進京一節。將來即在上海換約。
無須進京。又兵費兩抵一節。粵城之四百萬。應否仍行賞
給。尚須奏明請
旨。又另貼百萬一節。事出無名。難以照辦。又大沽撤防一節。該夷
既欲帶兵赴津。何能先請撤防。層層聲敘透徹。且復加查
覈。持論尚屬正大。經吳煦等發交華商徐昭珩等諭令作
爲己意。向夷商妥爲開導。夷商則先以中華究竟是否議

札令其於初七日內探明回覆。屆期徐昭珩等咨以前年

天津定議之後。中華本不用兵。上年嗜嗜斯自行肇釁。並

非中華好戰。

大皇帝因嗜嗜斯無端違約。赫然震怒。飭將條約撤銷。着貽兵費。

此時中華斷無求和之理。我等恐礙彼此貿易。並慮爾等

人財兩失。是以私自約商。懇係代為籲懇何總督轉奏。何

總督辦事爽直。兼能曲體商情。如所議竟無窒礙。必肯代

已。

恩施。無如條議難以照辦。我等即不便轉稟。該夷商復又力辯。據

云。天津原議五十六款。業

大皇帝批准。華英大臣互相用印畫押。中華斷無失信於外國之理。英國雄長西洋。若在上海換約。轉不能如咪國。該國實（硃批。大抵總在上海換約。尚須斟酌。若肯移在上海。即使從權求於體制尚無不合。）無顏面。斷難照辦。上年天津之仗。即因設防在先。若不先（硃批。設防原不為專防英夷。即使中國亦具和亦無撤防之理。）撤大沽之防。譬喻斷亦決不肯議和。此次調到夷兵。實有二萬二千。軍餉等項。需銀二三千萬。（硃批。中國設防何需二三十萬。若必欲決戰。先將前責情說然後背水借一。）故譬喻斷立意主戰。並欲先行攔阻漕糧。不完國稅。我等曉以利害。始稍活動。而又堅欲賠償兵費。方肯罷兵。我等復以本國定章。雖敗猶償。上年天津之敗。中華防費亦二千餘萬。自以兩抵為是。再三譬解。譬喻斷雖不以為然。亦未明言其可否。現仍準備赴津。決意打仗。若到天津再有敗衄。明年亦必重來

報復。總要戰勝而後已。彼時再行議和。更形棘手。我等勉勸息事。因探知嗜嚐斷重在不改原約。索賠兵費兩條。因而公議各認一事。且以不改原約為正辦。照此議和。上年兵敗船燬。既無賠補。此次又徒勞往返。嗜嚐斷不能報復。已覺無顏回國。若欲更改原議。不撤大沽之防。嗜嚐斷斷不應允。我等亦難乎為情。除照衍等復與之反復辯論。夷商則以我等躬被

天朝厚德。往來貿易。是以力圖報稱。無如嗜嚐斷意甚堅執。容俟從緩再商而散。由吳煦等密稟前來。臣查夷商所言。嗜嚐斷志在報復。該商等勸導。其報復之念雖稍鬆。而要求

之心仍不減。具情實屬可惡。就現在情形而論。既經華商
與夷商整次辯詰。夷其機漸有可乘。江蘇海運第三批漕
糧二十萬餘石。已於正月二十二日。陸續出口。在後之數
尚多。自應於拜摺後。察看情形。即以督催海運為由。飭委
薛煥馳赴上海。會督吳煦等。密行籌商。隨機應變。諭令徐
昭珩等妥為羈縻。徐圖補救。以收得尺得寸之效。是否如
斯。仰懇
聖主指示機宜。俾得懍遵辦理。在後情形。容行隨時馳奏。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何桂清奏。夷船北駛。並將夷商所擬條款呈
覽。當將條款內室礙之處。逐層指示。復經明降諭旨。將布政使

薛煥。賞加巡撫銜。令其幫辦五口通商事宜。本日據何桂清奏華夷各商。力圖轉圜情形。並擬飭薛煥赴上海。督同吳煦等密行籌商等語。是該大臣雖未接奉前旨。而所辦適相符合。薛煥於夷情尚為熟悉。即著何桂清督同該員。將夷務妥為籌辦。至天津和約既定。而唶唶嘶忽復構兵。是該夷先行背約。並非中國肯失信於外夷。此時兵威既振。豈能將前議之五十六款。悉行照辦。至兵費一層。中國既經得勝。即應該夷賠償。若兩抵不償。已屬通融。安有中國出銀之理。無論後添一百萬。即英夷四百萬。必欲如願。則咈夷二百萬。亦必致尤。當此各路軍需緊迫。將何以應之。至大沽設防。係海疆應辦之事。並非專為英咈。

即使和約大定。亦未能遵行裁撤。果使該夷悔罪。誠心求和。前定之五十六款內。凡不可行之事。悉聽何桂清裁減。於上海議定以後。或欲援照咪夷成例。減從來京換約。尚屬可行。總之所擬八條內。窒礙過多。薛煥逐條指駁。尚為透徹。仍著督飭華商與夷商熟為籌劃。至啨啨嘶之意。以為今年即再敗衄。明年尚須報復。在中國歲歲設防。固屬無謂。第不知該夷歲歲稱兵。其經費復何所出。且彼一再戰敗。則兇燄自挫。安敢屢行犯順。在該夷以此等無理之詞。相為恫喝。亦不可不加指駁。以折服其心。惟該夷等來至中國。主客之勢懸殊。無論為戰為和。均利於遠。而中國以逸待勞。則宜於應之以緩。以戢其驕志。俾就範圍。

該大臣等固宜據理力爭。尤應妥婉開導。自不過於迫切。轉致激之北來。何桂清與薛煥。定能隨機應變。善為羈縻。與之平心妥議。五十六款之中。惟四事最關緊要。前經疊次諄諭。當不煩贅述。

壬戌。給俄羅斯咨覆。

辦理軍機處。為咨覆俄國使臣伊。查照事。據稱。烏蘇哩河口岸。有人滋擾之事。業已行文貴國官員查辦。具見貴使臣意存和好。至黑龍江分界之事。貴國使臣既在彼處。自應與本國將軍商辦。至春融以後。有船數隻前來北塘。現有書信一封。求為送至上海。並擬於三月二十日以後。由

京派人赴北塘等候船隻等語。查向上海轉送書信及兵船到北塘停泊。均係和約內所無。礙難允行。相應將原信發還。至北塘原定係有要事來京。人數無多。准其行走。若隨帶兵船前來。其意何居。尚恐別國冒充貴國船隻。滋擾海口。儻經官兵誤傷。反失和好之道。貴國兵船。自應不來爲是。無庸由京令人前往也。須至移咨者。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八